

剧故事

NAN GUAN CAO

南冠草



文化出版社

南冠草

NAN GUAN CAO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李宝强

插图：罗希贤

南 冠 草

东方羽 改编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 绍兴路74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2.5 字数 37,000

1956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3次印刷 印数：30,001—70,000册

书 号：10077·0278

定 价：0.23 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根据郭沫若所著同名话剧改编，写明末时松江华亭爱国青年夏完淳反抗清廷可歌可泣的故事。夏完淳的父亲夏允彝为国殉难，夏完淳受了父亲的影响，也形成了一副忠贞坚毅的性格，他和一班明朝遗臣积极进行恢复故国的活动，可是他的表兄王聚星贪图富贵，把他出卖。夏完淳被捕后，汉奸洪承畴想尽种种办法要夏完淳投降，夏完淳却始终不屈，反把洪承畴冷嘲热骂一番，弄得洪承畴十分难堪。夏完淳就义后，他在狱中所作的诗稿“南冠草”由友人杜九皋带出，流传于世。

前 记

郭沫若先生所著的话剧《南冠草》，是他在抗战时期的作品。内容是通过夏完淳、刘公旦、杜九皋等这些人物的爱国行动的描写，来激发当时人们的抗敌意志。同时，通过对洪承畴、王国宝等人物的卖国行动的讽刺，来抨击当时那些认贼作父的汉奸。

我在改编《南冠草》的工作过程中，深怕自己的水平太低，理解力差，歪曲了郭先生原著的精神。所以基本上，我是按照原著的布局结构来动笔的。但是在有些地方，为了适合说故事的特性，我也大胆地作了一些改动。当然，缺点和错误，在所难免，希望读者指正。

目 次

一	没有一次灰心·····	1
二	皮鞭，馒头·····	5
三	把他剃成和尚·····	13
四	抗敌的决心浇不熄·····	20
五	“我在心里拜了他”·····	26
六	“比死还要危险！”·····	33
七	暂时的团聚·····	40
八	诀别·····	46
九	血债总要偿还的·····	53
一〇	“南冠草”·····	62
一一	给洪承畴更大的难堪·····	66
一二	悲壮的一幕·····	70

一 没有一次灰心

清兵入关以后，一下子就打到了江南，这时明朝的统治实际上已经结束了，可是江南工商业城市中的市民阶层以及爱国的士大夫，群起反抗。在他们之中不知出了多少可歌可泣的人物，这里单说一位十七岁的少年因为从事爱国活动而壮烈牺牲的故事。这位少年出生在松江府华亭县，姓夏，名叫完淳，又叫存古，家里的人都喊他为端哥^①。

夏完淳从小就很聪明，九岁就能吟诗和写文章，这说明夏完淳的天分很高，但是，天分高的人如果没有受到很好的培养，长大之后还是不会有什么伟大的成就的。夏完淳的一生如此短促，不仅文词出众，而且坚贞不屈，行事惊人，这首先应归功于他父亲的教育。

夏完淳的父亲名叫夏允彝，是明朝崇祯年间的进士，做过五年福建长乐县的知县，极受当地人民的爱戴。后来因为母亲死了，告假回家。

^① 端哥是夏完淳的别名。

直到南京的明朝政权灭亡，他便同几个要好的朋友，招募了一些民兵，和清兵作战，结果是被打败了，他气愤难消，便投水而死。

夏允彝只有夏完淳一个儿子，自然十分喜爱。他到北京考进士，到长乐县去做官，都将夏完淳带在身边；甚至连平常看朋友，接待客人，夏完淳也寸步不离左右。有一次，夏允彝和他的哥哥文伯，还有几个客人谈论边疆的战争情形，夏完淳在旁忍耐不住，也插起嘴来。文伯比较古板，马上拦阻说：“大人讲话，用不着小孩子夹在里面叽叽喳喳。”可是夏允彝呢，他不管，他只是抿着嘴笑。

夏完淳从父亲那里得到的，不仅有一肚子渊博的学问，而且有一身忠贞的民族气节。夏允彝死了，夏完淳便继承了父亲的遗志，担当起一个爱国士人应尽的责任。他一次一次的失败，但没有一次灰心。

这时，清兵虽然控制了大半个江南，但他们知道，用屠刀来威吓中国人民的方法不顶有用，应该换一种手段了。他们派了汉奸洪承畴担任招抚南方总督军务的工作，企图借重他从前在明朝做官的声誉来迷惑人民，影响一班读书人。作为洪承畴的副手的也是一个汉奸，那就是“江南巡抚”王国宝。其实，洪承畴也罢，王国宝也罢，都是受人呼唤的奴才，真正的主是做不来

的。另外有一位江宁总管巴山，满洲人，他便在暗地里监视着洪承畴和王国宝。

洪承畴和王国宝到任后，四出拉拢，恩威并用，可是所收到的效果并不大；相反的，江南的一班读书人更加痛恨他们。这些事，巴山看得很清楚，他本来就不大看得起洪承畴和王国宝，现在的嘴脸便格外难看了，弄得那两个汉奸整天惶惶不安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事情也真凑巧，一天，巴山派往各处要道关口巡拿爱国志士的兵勇，在江面上捉到了一位逃往南方的形迹可疑的小贩，并从他身上搜到了许多文件。兵勇们不敢怠慢，连忙来向巴山报告。

巴山命将小贩押来，加以拷问，才晓得小贩是一个爱国志士谢尧文化装的。那许多文件，一份是夏完淳向鲁王以海^①叩谢封他为中书舍人的奏疏；一份是四十几位遗留在江南的明朝臣子和鲁王以海通声气的表，内中也有夏完淳的名字。

还有两份更骇人了，一份是鲁王以海封洪承畴为什么国公的诏书；一份是镇守在舟山群岛的明朝总兵黄斌卿写给洪承畴和王国宝的信，信中要他们里应外合，献出南京城，并拣个

① 鲁王以海是在绍兴建立的明朝政权，这时已迁到台州附近的南澳小岛上。

机会，将巴山这个贼子杀掉。

尤其是后面这两份文件，使巴山看了，气得暴跳如雷，他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立刻吩咐手下人，去把洪承畴和王国宝看押起来，还打算把他们打入囚车，送往京城发落。

巴山的主张并没有来得及全部实现，忽然听到了一个极秘密的消息，说是清廷的摄政王多尔袞到南方来私行察访，已经抵达南京城外了。

二 皮鞭，馒头

多尔袞是顺治皇帝的叔父，也是清廷的实际负责人。当初接受汉奸吴三桂的投降，后来进军关内，夺取中国的江山，都是多尔袞所策划的。现在，他不放心南方的军情政务，又特地从百忙中抽出空来亲自巡视一番。他因为早就向往于古人私行察访的美谈，所以这次他并不劳师动众，只带了一些亲随，就这样悄悄南下。他想每到一个地方，就给这个地方的官员，特别是汉奸们一个出其不意的震惊。

多尔袞今年三十四岁，身材高大，相貌威武，两只眼睛炯炯有神，一望而知是个非常精明干练的人物。他在南京居住的地方是明故宫，这里也就是洪承畴的总督衙门。

多尔袞到南京，正奇怪为什么不见洪承畴和王国宝，便问巴山。巴山将捉到谢尧文，搜出文件等等的经过说了。多尔袞一听，问道：“文件呢，拿给我看。”巴山忙将文件取来，双手呈上。

多尔袞坐在炕床上，只顾吸着水烟，并不动手，由他身旁的一个旗装侍女将文件接过来，铺在炕床的短几上。多尔袞又吸了两口水烟，才放下烟袋，慢慢地翻阅起来。

巴山在旁边恭恭敬敬地站着，两只眼睛死盯住多尔袞，只见他一会儿皱皱眉头，一会儿又露出微笑。

好半日，多尔袞才又捧起水烟袋，并抬头喊巴山。

“在！”巴山鞠了一躬，心里有点七上八下。

“你很能干，也很称职，你们所捉到的那个奸细的确是一名要犯。他叫什么名字？”多尔袞问。

“启禀王爷，他叫谢尧文。”巴山受了夸奖，声音也响亮了许多。

“唔，谢尧文，很好。不过……”多尔袞又用了问话的口气，“这几个文件呢，哪些重要，哪些不重要？哪些是真，哪些又是假？你说说看。”

“这个……”巴山说不出，一半是因为听多尔袞的语气，分明是自己对文件看走了样；一半是他的才力还不能回答多尔袞的问题。

多尔袞走下炕来，踱到靠左手的那张公案面前，望望壁上挂的那幅立轴——赵子昂所画的马，再回过身来告诉巴山：“文件中，夏完淳的谢恩疏和四十几位读书人上鲁王以海的表很

重要，是真的；鲁王以海封洪承畴为国公的诏书和黄斌卿写给洪承畴的信不重要，是假的，是明朝那边用的反间计。”接着冷笑道：“这种诡计，要想骗我多尔袞真是做梦，但是把你骗住了。”

巴山惊惶地说：“是，奴才实在该死！”

多尔袞说：“不，也不能怪你，对洪承畴和王国宝这种人是要加紧提防的。老实说，他们投降我们大清，是贪图我们国运昌隆，他们好从中取利。万一明朝又兴起来，说不定他们就会叛变，所以，你警戒他们一下也好，让他们知道，我们大清的官也不是容易做的。”

巴山说：“是，奴才平常对付他们，就想到这一点，要使得他们都害怕我，也都得讨我的欢心。奴才是会养狗的，我没有放下皮鞭，也没有忘记馒头。”

多尔袞哈哈大笑，对巴山说：“皮鞭，馒头，有意思，有意思。那末，你的皮鞭算是在他们身上抽过了，这馒头呢，少不得还要我来喂喂他们。”

巴山又鞠了一躬，道了一声“是”！

多尔袞说：“解铃还须系铃人，你自己跑一趟，把他们叫来。回头我要把这增荣……”他望了一望那个侍女，接下去说：“安在洪承畴的身边，这用意你懂吗？”

巴山回说：“懂！”便下了台阶，从右边那扇

门走了出去。

多尔袞在室内来去走了几步，对增荣说：“我想把你赏给洪承畴，你愿意吗？”

增荣屈着两条腿，向下蹲了一蹲，行了一个满洲礼，应了一声“是”。

多尔袞点点头说：“那就好。从今以后，洪承畴的一切行动，和什么人来往，你都要留心。有了可疑的事，马上就告诉巴总管。”

增荣又行了一个满洲礼。

过了一刻，巴山领着洪承畴和王国宝进来了。洪承畴的年纪约在五十上下，面孔黄而瘦，上唇和下颌都长着胡子。王国宝比他略微小两岁，黑皮肤，也显得略微粗壮一些。他们一看见多尔袞，就趴下去连连叩头。多尔袞亲手将洪承畴扶起，命巴山扶起王国宝，抚慰了一番，当场又命增荣把鲁王的诏书及黄斌卿的信放在铜鼎内焚化了。洪承畴和王国宝听在耳里，看在眼里，感激得几乎痛哭流涕，把“终身感戴王爷的恩德”和“要以万死来报答王爷”的话对多尔袞说了又说。

多尔袞问洪承畴，对于那些还不死心的江南读书人，究竟应该怎么办？据得到的消息，他们近来改变了态度，居然和李自成等串通起来了。

洪承畴的意思，还是要设法笼络。他已经

试用过这个办法，效果虽然不大，但也不能说这个办法完全无效。假使清朝能够正式表示态度，保证读书人的功名富贵有着落，不愁没有人上钩的。在他看来，所有和清朝作对的人，都同他一样，无非是见利忘义的家伙。

多尔袞接受了他的意见，不过补充说，如果有些读书人真的至死不屈，那只好从严处置了。之后，又关照洪承畴就在今天晚上，将巴山捉到的那个要犯审讯一下，以便找出更多的线索，好将反清的人一网打尽。陪审的人也由多尔袞任命了，就是王国宝和巴山。

多尔袞嘱咐完毕，又想起了一件事，要洪承畴他们特别注意隐藏在和尚道士里的“奸细”。最好是将投降过来的或是自己人装扮成和尚道士，命他们四处去作暗探。为了哄得对方相信，还要他们故意地表现得极其慷慨激昂，好象国难家仇，时刻未忘的样子。

洪承畴、王国宝和巴山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看情形，各事都已安排就绪了，多尔袞回到炕上坐下，对洪承畴说：“亨九^①先生，我想送你一件礼物，喏，就是她。”多尔袞用手朝增荣一指，并招呼她过来拜见洪承畴。

面对着这位盈盈下拜的美人儿，洪承畴心慌意乱得连话都说不出了。

① 亨九是洪承畴的号。

多尔袞笑道：“亨九先生，怎么样，还看得中吧？”

这句话提醒了洪承畴，涨红着脸，嘴里说着“感谢王爷的恩德”，两条腿不由自主地弯了下去。多尔袞命增荣扶住，还要他坐到对面来，洪承畴哪里敢，再三的推辞。

多尔袞说：“蒙你们以皇上的礼节待我，这虽是我大清的礼法，可是，亨九先生是本朝得力的大臣，如果比拟古人，你就是诸葛孔明；我呢，虽不是刘玄德，然而对于礼贤下士这一点，我自问还能懂得一点的。”

“担当不起，实在担当不起！”洪承畴的发音有点哽咽，眼眶中闪耀着泪水。

多尔袞见这条狗已经吃得够饱的了，想起王国宝那条狗还要再喂两口，便转过脸来对他说：“咦，王抚台，你也请坐啊！你……你是我们的关云长，赤胆忠心。”

“奴才只好叩头啦，王爷！”王国宝来不及地跪下。他的食量不大，多尔袞只抛了一个“馒头”，就把他喂饱了。

多尔袞笑笑，站起身说：“快不要这样，起来，起来！好吧，我先进去，免得使你们感到拘束，有事我回头再请你们。”接着，他又叮嘱巴山就去准备提审犯人的工作，叮嘱增荣好好地侍奉洪、王二位大人，才满意地踱到里面屋子去

